



慈母心

茅盾题

——列宁的母亲玛·亚·乌里扬诺娃的故事

〔苏〕卓娅·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
栗 周 熊 译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苏联女作家卓娅·沃斯克列先斯卡娅的一部由系列短篇组成的作品，曾获1968年苏联国家奖金。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列宁的母亲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。她虽然不曾加入革命组织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，但却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成了革命者，还为布尔什维克党奉献了一个伟大的领袖——列宁，充分体现了母亲对儿女及对革命事业的伟大的爱。

本书文笔细腻、幽默，情节生动感人，对少年儿童和家长都具有教育意义。

慈 母 心

〔苏〕卓娅·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

粟 周 熊 译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125印张 1插页 201,000字 印数：1—16,900 1985年5月第1版
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 一 书 号：R10366·8 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在老维涅茨·····	(3)
新房子·····	(9)
秘密·····	(16)
一个冬日的夜晚·····	(22)
卡尔佩老爷爷·····	(32)
一把旧椅子·····	(40)
线团里的秘密·····	(44)
最佳分数·····	(48)
开航上路·····	(55)
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·····	(64)
一封信·····	(78)
庭审·····	(86)
暴风雨之夜·····	(92)
房子卖掉了·····	(98)
奥莉娅·····	(105)
一辈子住在一起·····	(114)
都是些非常好的书·····	(125)
全民的官司·····	(131)
极其重要·····	(142)
流放·····	(153)
五百卢布·····	(166)
牢房里的花·····	(171)

篝火.....	(176)
巧妙的桌子.....	(196)
回到妈妈身边休息.....	(211)
珍贵的手稿.....	(221)
学术报告.....	(231)
月光曲.....	(240)
“打倒战争!”	(249)
译后记.....	(255)

妈妈！

世界上最美妙的字眼就是“妈妈”。

这是一个人最初学会说的第一个词，这个词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说起来都一样充满柔情。

妈妈有一双最善良、最亲切的万能的手。妈妈有一颗最忠诚和最敏感的母爱从不会泯(mǐn)灭的心，不管什么事她都会挂在心上。

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人——五岁或者五十岁，你都离不开母亲，离不开她的爱抚，离不开她的照看。你越是爱你的母亲，生活就会更有乐趣，更加光明。

不管你母亲从事什么职业——学者或医院的看护，演员或纺织工人，教师或挤奶工——，只有当她能说“我为我的子女感到自豪！”的时候，她才会体验到真正的幸福。

“好妈妈！”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童年时候这样亲切地叫自己的母亲。

“亲爱的妈妈”，他在狱中，在流放地或侨居国外，信中都这么称呼她。

“要照顾好我们的妈妈，别让她感到孤独”，他时常这样叮嘱姐姐、妹妹和弟弟。

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的母亲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乌里扬诺娃活到了八十一的高龄。

她不曾加入革命组织，沙皇的宪兵不曾将她收监，不曾把她流放。但她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培养成了革命者。到了晚年她还跟着他们到处奔波，成了他们的忠实战友，并且能够说：我为我

的孩子感到自豪！

孩子们对她报以深沉的爱，对她关怀备至。

在列宁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，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坟上鲜花不断。人们借以表示对这位杰出俄罗斯女性的伟大功绩的谢忱和崇高敬意，感谢她给世界奉献了一个天才——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。



在老维涅茨

伏尔加河奔腾向南，斯维雅加河流向北方。斯维雅加紧紧地挨着伟大之河，执拗地向前奔流四百俄里，汇集了一些小支流，本想注入一个人所不知的大海，但过了喀山之后，伏尔加河挡住了它的去路。这条任性的河流再也无处可淌，它屈服了，只好随着伏尔加河的水量又流返南方。

辛比尔斯克城就座落在这两条河流离得最近的地方。

在陡直地耸立在伏尔加河上的老维涅茨，在斯特列勒茨大街的尽头，有一幢两层楼的圆木房子，窗户都带有压得低低的镂空装饰面板，朝向伏尔加河。

国民教育总监伊利亚·尼古拉耶维奇·乌里扬诺夫一家，就住在这幢楼的二层。大女儿阿尼娅十一岁，她已经是妈妈的主要帮手：摆桌子，刷锅洗碗，带一岁的小弟弟米佳。萨沙九岁，但他个子高大，臂力过人，既能到水井去提水，也会劈柴烧茶炊。阿尼娅和萨沙还得看两个小的——弟弟沃洛佳和妹妹奥莉娅，两人都很能跑，又伶俐，他们简直不是在走路，而是在飞。照看他们可费神了，尤其是照看伏洛佳。

妈妈最怕沃洛佳一溜溜到栅门外去。有一次差点儿出了事。阿尼娅和萨沙上学去了，妈妈在厨房里干活。她向院子里一瞧——沃洛佳不见了。她跑出大门，吓得险些倒下。她的小儿子坐在大路上玩石子儿，有一匹惊马斜着一双血红眼睛径自朝他疾驰而来。沃洛佳连喊也没来得及，只感到一股热气向他冲来，马蹄子一闪而过。马儿跳过小男孩儿，往前疾跑而去。妈妈抱起孩子，又哭又笑。从那时起，一不见沃洛佳她就心神不定。

可家里的院子太小，又满是尘土，周围栽有稀稀落落的金合欢。孩子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荡秋千。

阿尼娅和萨沙没有空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；他俩在屋里准备功课。

沃洛佳与奥莉娅在玩秋千。沃洛佳想荡得高高的，以便越过板墙看看伏尔加清澈的河水。

沃洛佳脸通红，鼻尖上的雀斑更显眼了，卷发粘在额头上。奥莲卡的大辫子散开来，花结象朵小花儿在秋千下的尘烟中泛着蓝色。

“我看见伏尔加河了！”沃洛佳喊道。“我能看到河中间啦！”

他蹲下来，用力蹬踏板；奥莉娅在他对面向高处升腾，又惊又喜，发出阵阵尖叫，不断向后扭头：她也想看看伏尔加河。

妈妈来到台阶上，把孩子们叫到跟前，让他们在阴凉的台阶上坐下来，好歇一歇，冷静冷静。她翻开一本小画书。兄妹俩时而望着妈妈的脸，时而看画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；当妈妈读到吓人的地方时，兄妹俩把小手掌夹在膝盖中间，全身蜷缩成一团；当读到好笑的地方时，则快活得哈哈大笑。

“现在我们来玩字母游戏吧。”沃洛佳请求道。

妈妈从小盒里抽出一张张字母卡片。

“这是字母M，这是A。我们把两个字母合并到一起，就成了MA。再来一个MA，就成MAMA了。”

“我现在就能猜出这是个什么字了。”奥莉娅用这些字母很快地拼着字。

“你呀，奥柳什卡，学认字还早呢！”妈妈亲切地说，“我们的沃洛久什卡可长成大人了，他已经五岁了。”

但奥莉娅无论干什么总是跟着哥哥学。

现在两个人都在忙着找字母，拼出MAMA这个神奇的字。

“再认些别的字母吧！”沃洛佳催促着，但妈妈要他们去玩积木。

这下子可有了个很大的发现。如今MAMA这个字可以用金合欢的长荚果制作，也可以用小棍子在沙滩上描，而奥莉娅却用积木搭成了这个字。沃洛佳在台阶前捡到个煤核，攥在手心里思量着到哪里去写这个字，要写得让大家都看得见。

他走到栅门跟前，用肩一推，栅门“吱扭”一声响，轻轻地开了。他既感到害怕，又觉得新奇。说害怕，是因为在左边的一堵高墙里面是彥（shèn）人的监狱。那边总传来“咔嚓咔嚓”和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，以及粗野的叫骂声和忧郁的歌声；说新奇，是因为前面就是宽阔的、波光涟涟的伏尔加河。太阳倒映在水里，一叶叶渔舟象种子一样撒在水面上，一艘白色的轮船在它们中间“嘟嘟”地喷气、冒烟，搅起层层泡沫。

沃洛佳跑过空场。只见一条狭窄的小径绕过悬崖，象条弯弯曲曲的带子通到下面。他踮起脚尖，用煤核儿在石头上认认真真画出几个大大的字母，MAMA。

现在这个字大概河对岸也看得见了。如果能到下面去看看多好呀！嘿，总共也就只有几步路……

几个小男孩肩扛钓鱼竿往下跑，脚下搅起团团尘埃，沃洛佳也很想和他们一道下去玩玩，但爸爸和妈妈严格禁止他这样做。可不可以到下边去看看悬崖，亲自读读MAMA那个字呢？到很近的地方去看一眼轮船也是怪有意思的！如果要会打水漂儿，那



才好玩呢，一块石子扔出去，在水面上溅起一个个波光闪闪的水圈，末了在一个最大水圈的中心消失。而如果将一只脚放到水边，让水浪冲刷着凉鞋尖，凉鞋就会象擦过一样锃亮。

瞧，眼前就是伏尔加河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在彼岸，水与天相连；而站在这里，爸爸大概伸手就能够到河面。

沃洛佳两个手掌撑着膝盖，弯下身子往水里瞧，等着有小鱼儿游过来，或小船经过时水浪滚过来，这时水中的影子就会起皱，眼睛和耳朵也会抖动起来，向各个方向扩展，真好玩！

太阳垂在西天，映照得伏尔加河水一片金黄。一个个日光点在沃洛佳脚边跳动。他刚想把光点捧起来，忽然听到了沉浊的呼吸声。这是谁呼吸这么吃力，声音这么响呢？是伏尔加河吗？不是，那声音是从他身后传来的。他回头一看，愣住了：原来是纤夫们在河岸上缓缓移动。他们长满胡须的下巴颏向前伸出，两只胳膊在空中划动，穿着树皮鞋的脚深深陷进沙土里。

他们为什么这般吃力呢？沃洛佳仔细一瞧，看见人们都用绳子系着。孩子们在玩骑马游戏时，就是这么系着的。可这都是些成年男子，根本没有玩骑马的闲工夫。一根根油腻、脏污的纤绳勒在纤夫的胸口上，吃进肉里，后面系在一根大索上。

沃洛佳顺着大索望去，看见它的另一端连着一艘装满一捆捆蒲席的大型驳船。驳船上有幢开好些窗户的房子，烟囱在冒烟。

有个系着绳子的人艰难地挪动着脚步，从沃洛佳身旁走过。他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嗓音嘶哑地喘着粗气。眼睛干睁着，竟没有看见沃洛佳，差点儿碰到他身上。

纤夫们艰难地挪动脚步，驳船轻快地逆水而行。

沃洛佳叹了口气，将衬衫敞开，仿佛也在拉这艘驳船，纤绳勒着他的胸脯。不知是谁的手抓住他的肩头，将他抱起来。

“你怎么就不害臊！”沃洛佳听到萨沙的声音，“妈妈在着急

呢，我们大家都在找你。”

萨沙背起弟弟，开始向上攀登。

“我自己走！”沃洛佳抗议说，从萨沙的背上跳下来。

哥俩手拉手，往坡上爬了很久。

沃洛佳回头一看。伏尔加河上空浮动着蓬松松的云彩——有金色的，有红色的，有雪青色的——，而且象照镜子一样映在河面上。纤夫们已经不见了。

就在沃洛佳写下MAMA这个字的石头旁，伫立着一个明亮的身影。

“妈——妈！找到——了！”萨沙喊道。

听这一叫，沃洛佳觉得很惭愧，因为他是“找到的”，而不是自己回的家。

“沃洛佳！怎么能这样呢？”妈妈责备地说。

她叫的是“沃洛佳”，而不是“沃洛久什卡”。就是说，她火气不小。

沃洛佳垂下头，和妈妈并排走着。

空场上黑尽了。从监狱用铁栅栏起来的窗户里透出一个个圆形的光斑。监狱和驳船一般大，只是它停在原地不动罢了。

……茶炊在桌上啞啞作响。沃洛佳坐在阿尼娅和萨沙中间，使劲地往碟子里吹气。他很希望妈妈叫他“沃洛久什卡”，一面又迫不及待地想问问萨沙关于纤夫的事，但萨沙和姐妹们谈兴正浓。

明天爸爸就要从省里回来了，沃洛佳应该亲自向他述说自己的过失。这可是休头的事啊！沃洛佳难过地叹了口气。

“沃洛久什卡，把窗户关上，凉起来了。”妈妈说，她眼里重又闪耀着愉快的火花。



新 房 子

那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八月里的星期天一开始就很不寻常。伊利亚·尼古拉耶维奇在住所的各个小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间间地仔细打量着，用折尺量了餐橱、钢琴和他那张写字台的长度与宽度，满意得直搓手，胡须间漾着微笑。妈妈也是兴高采烈。

孩子们莫名其妙地不时看看父母亲，意识到即将有重要事件发生。

“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，那里有的是地方让你们玩。”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，爸爸宣布说。

孩子们好不容易等到用完早点。

爸爸让米佳坐在肩上，妈妈领着玛尼亚莎，全家人沿着波克罗夫大街往下走去。

从棚门一进去是个花园。不过，这难道是花园吗？顺着板墙有几棵无人修整的苹果树和一处马林丛，中间夹杂有接骨木和高高的牛蒡。

花园和院子中间是一间半坍塌的板棚和厢房，厢房前倒着一截很粗的橡木。

厨房跟前、马厩附近和花园中央，长着几棵枝杈伸延得很远的榆树，这几棵榆树使萨沙和沃洛佳很感到欢心。

沃洛佳眨眼工夫已经骑在一棵粗枝上了。

“这就是现成的绿鬃马。嘿！”

大家进了屋，在各房间里跑开了，互相啊呜啊呜地呼唤着，光秃秃的墙壁发出愉快的回声。

房子很宽敞，有两处装有玻璃的外廊和阁楼。不过这个有六个子女的家庭也是够大的。

首先得由爸爸挑个办公的房间。妈妈在整幢房子里又走了一遍，认为有五扇窗户的那间房子最适合做书房，其中有三扇窗户是开向外廊，两扇是开向院子。伊利亚·尼古拉耶维奇将在这里会见他的助手，接见教师和学生家长。

然而爸爸不同意。

“我最喜欢中间那间，这间让妈妈住吧。”

“这间当会客室好了，”妈妈不容置疑地说，“把钢琴摆在这里，孩子在这里学音乐，晚上还可以跳舞、唱歌。”

“我们总算有个可以玩耍的房间了！”沃洛佳和奥莉娅喜不自胜。

最大的房间用作餐室。

“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做功课，下象棋，看书。”

“这将是最最安静的房间。”奥莉娅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，我吃饭的时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沃洛佳补充说。

在有陡直木梯通上去的阁楼里，有四个天花板低矮的小房间，其中有一间说是楼梯台更合适些。

“孩子们就安排在阁楼里。”父母作出决定，“阿尼娅中学马上毕业，就要当上教师了，她得有自己的房间。第二间给萨沙，他住在里面，还放他的那些收藏物、植物标本、烧杯和试管。第

三间给几个小家伙当卧室。”

“我跟小不点儿在一起？”沃洛佳声音颤抖地问道。

妈妈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儿子。沃洛佳已经八岁多了，明年秋天就得上学。

“你住哪儿呢——跟大的住还是跟小的住？”她问。

“照我看，沃洛佳该算大孩子了。”萨沙说出他的意见，“他也得有自己的‘书房’，我建议就把他安置在楼梯台。”

沃洛佳感激地望了哥哥一眼。

“完全正确。”妈妈喜滋滋的，“往那儿放上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再放一个书架。”

沃洛佳兴冲冲地搂住妈妈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阿尼娅突然着起急来，“上面的房间分给我们，下面的会客室用来玩耍，餐室用来学习，那爸爸和妈妈住哪儿呢？”

妈妈笑了。

“我早为自己考虑好了。在前室里围上一道屏风，就隔出满好的一间。窗外是花园的美景，而且什么时候都看得见你们。爸爸嘛，他就睡在他的书房里。”

阿尼娅和萨沙明白，父母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这些孩子，对自己方便与否根本不去考虑。

开始搬家了。大家欢天喜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是乌里扬诺夫家在辛比尔斯克的第五次乔迁，然而这次是搬进自家的房子。

功课做完后，孩子们就在花园或院子里干活。他们把老苹果树刨出来，再在原地栽上新苗。将牛蒡和荨麻拔掉，把小径清理干净。

请来了一个木匠，由萨沙和沃洛佳帮忙把那段坚硬如铁的橡木锯开。他们推动刨子，挥舞斧头，不久餐室里就有了十二把沉重而结实的椅子。

冬天，他们在院子里堆滑溜冰面，堆雪人，精心地给幼树培

上雪，免得它们冻坏了。

一开春，花园和院子里焕然一新。院子里那块平坦的空地绿草茵茵，幼树披上绿装，碧蓝色的番红花和白莹莹的水仙钻出了地面。

板棚里养了一头叫克拉萨夫卡的奶牛，孩子们喝奶全靠它。

这时萨沙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时，妈妈对院子和花园如此感兴趣。妈妈看得远，她那时候就已经预见到这块空地要变成美丽的花园。

乌里扬诺夫家的幸福时期开始了。

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敞开的窗前缝补衣服，不时往院子里张望。几个大孩子已经做完功课，就阿尼娅还在亭子里专心致志啃书本，准备毕业考试。从夏季厨房的烟囱里冒出棕黄色的烟，这是萨沙在做化学实验。沃洛佳和米佳在大敞着门的车棚里练单杠和吊环。玛尼亚莎在榆树浓荫里睡得正香。

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回忆起自己幼年丧母的童年。回忆起聪明而善良的父亲，还有把她和四个妹妹教养大的姑姑，她拘泥而又古板。她们虽然相处得和和睦睦，一个个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，但是没有了母亲，就象见不到太阳。就是现在，玛丽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已是年过四十的人了，她还非常需要母爱。妈妈那双软绵绵的、慈爱的手和善良的、稍有些郁悒的眼睛永远记在她的心里……

清澈透亮的5月黄昏临近了。伊利亚·尼古拉耶维奇已经从教师讲习班回来，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。

对沃洛佳来说，这是最有意思的时刻，爸爸讲述着那些新学校，那些出色地忘我工作的乡村教师。吃罢晚饭，爸爸就要和萨沙下象棋，阿尼娅要和妈妈玩动脑筋的猜字谜游戏，沃洛佳则要被打发去睡觉。在所有场合他都被看作是大孩子，只是睡觉他还得和弟弟妹妹同时，九点钟就上床。

